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九十二

明 劔南張 岱著

魏 軒耿 年石列傳

魏驥蕭山人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身携茶粥往慰厲之滿九載考諸生楊洪等詣闕乞留復任三歲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達薦為太常博士 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 先帝方授此官命從北征宣

德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寔授驥為人好分別是非或面折人而當官無動祇慎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於途不避車輦振方帕而已居官舍第携一蒼頭他日 上御便殿召問孰為侍郎魏驥上前對上問驥爾知罪否驥對曰臣竊祿久負罪甚多願陛下明正臣罪 上曰此書生談勿言第思近日曾得罪人否驥對曰日臣遇王振揖而過然臣思之不

為罪也 上曰然則曷不避之驥對曰臣忝六卿而  
避奄人臣不足惜奈朝廷何 上曰不畏振耶驥對  
曰臣畏朝廷耳 上悅使往南京考察所贏俸金臨  
行莫寄頃有里中同年子為刑曹即便送付之不復  
識鑰即請驥怫然曰何待先輩之薄也即有壻從即  
官如其數質易之比歸召工鑿金，則質驥歎息而  
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為質金毋是  
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可夫驥已即出知郡

謁驥求教驥曰君為人練事治司空城旦盡精審何  
郡足為第須簡勅舍中雖戚屬不可易急即居念驥  
言已即舍中人稍露易金事即大驚及入覲如數  
償驥駭不受曰金其在無易者八年以老辭調禮  
部特改南史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  
尚書已已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畿內瑞麥白兔  
之祥悉却勿奏天旱命郵刑有男子綱呼冤法司以  
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憝也天旱正為此何

得婦人仁者獄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  
學士陳循驥門人也詣驥曰請需之且以北冢宰虞  
先生驥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何私我耶竟  
致仕去，乘小舫時阻於關津其子稍立伏舫頭曰  
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莖課田與傭畷  
襟屨嘗至郡城舫衝官舫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  
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  
山魏驥不一字及官階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殞

其隣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  
上行遺書于完勿請營墳授勞鄉里先是御史梁昉  
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特賜存問勅未  
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來有老  
妾趣完曰忘父言耶完詣闕辭免上曰老臣清儉  
身後尚爾特准辭蕭山知縣李鞏為請謚曰文靖  
軒輓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輓不好文章無賢  
愚拒避不與處而不嚴苦約天下聞其名初督漕淮

上冬寒墮水有司製新衣易之不易也裘襜被而待  
炙其濡衣尋轉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  
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覲清修苦節嚴冷不苛人  
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受薪俸而已妻執井甕所著  
青衫盡補椹食菜藿三日一市肉，母過舫以約同  
官有時割雞則人，駭異軒蕪使今日割雞重客耶  
出不避御史道一日道遇御史肅揖告曰某以某事  
適某所公何之御史曰往訪一鄉達輒曰公憲臣也



當為國除奸貪不互數從貴人游每行郡與其邊也  
悉會郡縣吏簡視其衣索所至郡邑火有投牒去者  
其奔喪皆以隔宿行：李兩麓而已為南御史拜表  
禮部于夜坐至撤燭禮成而出目屬於莫諸公亦尊  
却不樂與行蓋其以刑部尚書請老 上召至文華  
殿面諭留視輓疾不可強與告及陛辭 上復問曰  
昔聞浙江有庶使行李兩麓卿耶若有起色可重留  
輓伏謝 上賜金為道路費輓去 上復思輓召為

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亡幾即乞致仕不待報行至  
家方食時趣其浴，畢問早暮穴伸絕輒任職治官  
無大踰人而廉介聞天下同時惟耿九疇與方然輒  
奪情後頗用自矜持倚酒詈人嘗飲同官所婦捫腹  
曰今日此中盡臧物也其為都御史廉益甚乃好人  
評者其譽望不及按察時而李文達稱之曰軒公烏  
中孤鳳萬曆二十二年贈輓官子謚

耿九疇其先世從東鹿徙平定州歷金元有仕者明

初父綱為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宣  
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正統元年  
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慎重名行者往理被推  
為鹽運司同知革弊興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  
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為令止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  
三千人奪情陞運使廉儉嚴正門絕私謁楊士奇過  
淮上饌之一雞時軒輒為浙江廉使劉介有聲而九  
疇與齊名常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清不及使君

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吏監商於南戶部給鈔姓  
名占二積命法司逮治遣主事陳汝言往究汝言奏  
九疇等受賄重買吏給下法司論罪既察誣得釋時  
監運司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心守法不  
畏強禦至是並逮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亦力薦  
之遂留為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餞而拊  
之曰無蹶而隳思銘竟為良吏九疇在刑部屢出疑  
獄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獨領部事景

恭即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鳳陽巡視招撫以七萬戶婚姻樹畜許與去著相通境內宴如復命無理兩淮鹽政九疇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楊廬淮安滁和諸府州縣審錄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徒冗食耳復言今邊民皆春夏出田秋冬入塞夫民春夏田而秋冬

塞何以邊將為請有民移者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  
史仍鎮其地守臣速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悉坐  
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寔非反也悉減死論天順初  
石亨曹吉祥用事文武大臣多出其門都御史缺亨  
吉祥有所薦上知不可舉九疇以問李賢對曰  
陛下得之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賜見便殿  
嘉獎甚至蒞任未幾遂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為其  
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為江西右布政上

終知九疇尋陞四川布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  
為人召還之且以為禮部尚書既至憐其衰老使刑  
部南京初軒輓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亦怙念之  
賢曰耿九疇軒輓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亦再召  
輓為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嗟歎良  
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亡耶九疇天性孝  
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  
已平生慕司馬溫公之為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摧奸

以直給主以廉，則大用直乃屢遷贈諡清惠。

年富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為年永樂中鄉貢為山東

德平訓導召為吏科給事中兼掌刑科為宣宗所

知英宗即位言國家可憂戎狄為甚永樂以來招

納醜類糜以官爵裸慶京師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

在於此乞勅大臣考驗遣還故土慰彼遠思釋我內

蒙府軍前衛幼軍不過選取民間子弟隨侍東宮今

死亡殘疾仍於民間僉補富者受財脫免貧者臨時



獲解深為民患乞勅兵部遇有死亡就於二十五所  
內將一所調補又近年軍民之家逋逃規免稅徭冒  
為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子  
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為甚乞勅禮  
部合所在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  
還俗復言江南小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  
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  
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飢饉官無見糧賑

濟間有大戶贏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  
揀卹之方自今或遇災歟乞命為貧民立券貸富人  
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為息俟年豐償本皆下所部  
議行陞陝西右叅政薦都指揮馬麟李榮可屬兵事  
為陝人上疏乞罷織駝駝之役皆得施行富峻厲敢  
為嫉惡墨吏墨吏聞風逃去人號閻王時三邊士馬  
衆盛供費浩繁民苦轉輸豪猾目綠為奸利廷推富  
總理邊儲富至酌遠近定徵科鉤考出入豪猾無所

為奸正統九年陞河南右布政使南陽陳州諸處流

聚飢民數十萬兼以作賊富賑卹撫之十四年轉

左土木之變邊境道阻朝廷委富督運吏民間號令

冒險輸進亡後期者景泰元年用邊將論奏進右副

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前都御史沈固雖有長才綜

覈疎寬富痛革裁罷冒功盜儲一無所容群小多怨

代府諸王子亦銜之襄垣王誣奏富十餘事竟不得

行富凌諸鎮守太監出其上州縣長吏貪賊者悉廷

杖之忝將都督皆坐受其跪拜嘗奏劾石亨請收鞠  
下獄天順元年亨諷言官劾富致仕亨姪彪憾不已  
誣奏逮京師英宗使文武臣二人往按既不是放  
歸亡何廷臣皆言富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山東饑  
旱連歲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其地旋改左副都御史  
理前事如故四年戶部尚書缺李賢薦富諸內侍謂  
賢曰上不悅此人公毋再舉一日上自問賢戶  
部缺人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互司國計遂召用之既當守制使奔喪復入視事富簡言寡慾直已任政自以愛知主上

會計益勤當事益勇僚佐有不便者輒曰公等毋署名吾受其利害間有欲行私者度不能得之富計且行故言不可計且不行故言其可富輒目而反之而僚佐喜富墮其計富與工部尚書石璞左都御史寇深同時皆不繇科甲其不喜進士特甚嘗有三主事當考滿富越故事試論一道叱其劣者曰爾進士為

此文耶時吏部尚書王翱老 上屬意富八年陝西  
用兵督餉非人軍興屢乏富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  
論富侵官富上言薦人為國寔非有私及觸怒翱乞  
放臣歸 上素重富目留之亡何疽發背卒 上聞  
震悼賜謚恭定

石璞臨漳人永樂中以鄉貢入太學為御史宣德中  
遷江西按察使正統初坐失囚被逮降副使璞剛褊  
有治才所在著稱為按察時民聚婦反馬壻先歸婦

後失之婦翁訟壻救女壻不勝榜自誣棄屍前塘中  
官使求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方昏燕爾何得  
深怨出問囚曰信乎囚曰信速死公賜也數問皆然  
璞齋沐焚香祝曰死獄重事也上下明神尚啓我夢  
夜夢神書一麥字與之覺而占曰兩人夾一人也遲  
明械日待刑有童子外闖捉而詰之道士之童子也  
璞曰師遣余來偵囚耶童子大驚鞫得寔果二道士  
與婦通見匿之麥叢中江西人號璞曰斬鬼石陸山

西右布政轉左其妻與諸僚妻讌歸愠曰諸夫子亦  
為官爾而夫子長之彼其內舍多鈿金珠被綺米妻  
裙釵乃不稱使人慙於夫子璞曰請問夫人安坐曰  
坐席端曰吾素用不溫飽妻子故一夫人得坐席端  
彼以金珠綺米被服其內舍者吾知其內舍坐夫人  
坐亡日矣已進工部尚書塞決河平處州盜皆以命  
璞景泰初也先寇獨石命兼大理寺卿往總督宣大  
軍務忠勤善謀邊人懼伏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



湖廣苗叛又命璞往璞以計得鄉導奸民檻送京師  
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 英宗謂李賢  
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飯顧甚貧為我召之既至  
青袍素帶以入 上曰賜爾緋玉而敝乎璞叩頭謝  
臣孤忠無援 陛下無故召臣、懼無狀故不敢服  
而見 陛下 上恍是時璞微賸乃命以左都御史  
掌院於南京成化元年致仕歸、無第宅假居官署  
其後卜築於城西綠平村作屋三楹早闇殆不可處

買田百畝而已安陽人有為典史歸者璞過其家典  
史張其甚盛璞問典史宦幾年夫曰未一考胡歸乎  
曰惡民見訟璞曰令我聽爾訟爾得歸邪即拂衣去  
石匱書曰魏文靖五君子者以清介自持而致身通  
要自銓衡法紀錢穀刑名別厯頗久而苞苴蓋益辛  
莫有以染之者譬猶薑楸肉桂入醎酸甘苦百計調  
劑揉揉之而辣味必出者蓋絲其性自孤行詎能變  
易哉

石匱書

卷九十三

石璞列傳

十三鳳樓堂

石匱書卷第九十三

明 劔南張岱著

廖莊章綸鍾同列傳

廖莊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考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  
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互行事當是時西  
楊在內閣其家人多不法莊抗疏論之或曰獨不為  
楊公地乎曰此政所以報公也尋陞南大理寺少卿  
景泰五年災異下詔求直言莊上疏曰向者上皇

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  
鑾輿未復齒仇未報為言 皇上之心即堯睦九族  
舜徽五典之心也 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業迎歸

上皇於南內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  
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 臣自為庶吉  
士時伏覲 上皇踐阼之始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  
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  
正旦冬至令群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

兄弟友愛如此今幸上皇迎歸近在南內伏望  
皇上薦親之誼一如疇昔萬幾之暇時朝見  
上皇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亦得時常  
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  
通於神明灾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人不特  
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慈竊以為上皇諸子皇  
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史以待皇嗣  
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下有公天下之心蓋

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 仁宗宣宗之繼體守  
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  
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  
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祥之  
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以內艱米京  
闈給勘合既朝見 帝大怒即陞前杖之八十謫定  
羌驛丞時章綸鍾同六以請立沂王繫錦衣獄至是

封六提選六年就獄并杖之同竟死 英宗復辟召  
莊還為大理寺左少卿再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成化  
元年言官劾莊請老 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  
刑部尚書謚恭敏莊卒後鬻房償殮費特過不能售  
鄉舊仕朝者哀而佐之乃得歸喪

章綸樂清人也其先閩人吳姓綸自少嗜學截竹繼  
晷晝夜誦讀正統四年舉進士方有室授南京禮部  
主事景泰初為儀制郎中綸質直坦易以已任天下

自歸蕪夫嘗陳太平十六策及復萬餘言不避忌諱  
懷獻太子卒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禮部尚  
胡濙縮首咋舌曰作死作必綸聞發憤即具疏陳修  
德彌灾十四事其一言昔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始邦家終四海孟軻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天子所以德  
教加百姓刑四海者也大舜底豫周文日三漢高五  
日一朝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天子之孝也唐



玄宗長枕大被兄弟共寢或五帷更處或花萼同樓  
是天子之友也臣惟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是天下之父也與陛下合本共根是同氣之兄也  
陛下身受冊封是上皇臣子也上皇鹵庭遠書  
傳位是以天下受陛下也陛下遙尊為太上  
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還宮是陛下與天  
下至願至望也汪皇后正位中宮孝敬勤儉聞中  
外矣陛下冊世子母杭氏為皇后回謂母以子貴

不意世子則薨逝矣臣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是復中宮之象天意欲陛下厚關雎之終正夫婦之倫也臣望陛下退朝之暇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西宮修問安視膳禮朔望節旦親詣南宮率羣臣朝見以展天顯之愛以極恭順之道而又念母儀不可久虛復正汪后之位推念上皇傳位之意仍立沂王為太子則親愛全備堯舜可師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出震繼離不期而毓矣上見疏大怒時已

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  
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加拷掠流血被體逼  
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  
慘酷濱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而黃霧四塞羈之一  
年適廖莊自南京來帝怒其常請復儲陛杖之八  
十并封梃立獄杖同綸如莊數同死杖下莊得遠謫  
綸錮禁獄中越二年英宗復辟首釋綸求綸疏不  
得內臣有能舉其辭者輒歎曰好臣子為朕家事受

苦毒即日拜禮部右侍郎綸繫獄又因有足疾忠國  
公石亨招公卿飲綸不往短綸 上前改南京吏部  
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  
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寔未安釋服除在前代雖有  
常制願諒陰婚娶於今日不忍隨宜乞勅禮部未春  
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綸會南  
臺高明考察綸欲盡去諸不職者明不可綸獨疏上  
南諸司構綸激言官怒並誣劾綸 上特遣侍郎葉

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綸誣得白五年秋呈變自  
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孝宗即位特贈  
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為鴻臚主簿成化初謝鐸修  
英宗寔錄檢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綸疏動  
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  
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年間事孰  
此為大不書此美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

鍾同吉安永豐人少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

不登第死不入此祠丈夫乎哉既舉進士授御史當  
景帝易儲廢太子為沂王同母獨坐深思泣下已而  
懷獻太子卒同入朝待漏見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  
事慷慨流涕曰上不復立沂王吾以死諍之遂上  
疏列十餘條其一專論沂王語多切直帝方求  
直言未有以罪也會章綸疏繼上帝大怒日暝門  
隙出旨即時捕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榜掠  
解連同即逮同苛拷迫令服通南內同不服用炮烙

刑又不服是日大風而黃砂日燭地皆黃踰年帝  
陞杖廖莊後即獄中杖同逾六日死。年三十有二  
骸掩園土莫敢收塋。英宗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  
可賞金石贈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祀忠節祠官其  
子啓咸寧知縣。憲宗即位又憐同忠受慘禍給同  
妻羅氏月米復官其仲子越通政司知事啓上疏請  
同遺骸得出園土歸塋時同歿久矣血漬臂間洗出  
倍鮮好歸塋浪田之陽方同上疏時馬過溝伏不起

同輓轡曰吾不畏死亦則美懼後三日馬死厩中既

歸塋烏鵲巢宰木產白雛者四人以為精誠所感名

其地曰忠義鄉同在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上書于謙

曰奸人黃竑進說易儲本為脫死計公國家柱石乃

戀宮寮之賞而畧不思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

公坐享高崇奈清議何謙持示王文，曰書生昧朝

體乃有膽氣當進以一級出之知安州集字浩然常

孰人



石匱書曰 景帝有子而易沂王情也勢也 景帝  
無子寧取他藩子而必易沂王則不可解矣鍾同死  
杖下莊與綸亦幾度死烏楊集之上書于謙其為謙  
也大矣惜王文之有以持之也一念日循而殺身之  
禍踵至可不慎哉

石叢書卷第九十四

明 劔南張 岱著

王季侯羅程列傳

王翺益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進士 成祖定都北京欲得北士為重而開榜北士每後翺而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之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鎮守江西

移鎮松潘靖商巴之亂正統七年鹵寇遼東軍師不  
力戰勅翔提督明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  
以捕鹵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  
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部尚書于謙  
曰非王翱不可遂以命之明年蠻平召還其年長吏  
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遂以太子太保加吏部尚  
書翱為人剛明果斷外強中寬論事實確而亦善行  
其智其征四川番賊番酋有來降者翱出所賜金幣

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陞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邀他部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鞠躬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捨地自伏請令願死於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牆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振邊矣

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壹也以死抅生未為不可也  
翱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充  
士皆騰飽樂戰遂出塞破鹵屢有功鹵嘗猝至下令  
堅壁伺怠擊之皆遁去近邊建州毛憐若海西諸夷  
來款去防老少男婦靡不感畏召還時建酋李滿住  
等上番書詣闕乞畱及其總督西廣威望已著蠻夷  
聞翱來皆恐謝曰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今當安之耳  
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順甚多為吏

部尚書黜陟精嚴關節不到有一女嫁賈傑官畿  
內翔妻愛女教使迎之傑固志不遣曰翁方長銓拔  
擢人加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耶女言  
翔妻翔妻為翔置酒長跪翔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  
出宿朝房卒不調傑生平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  
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輓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  
昂崔恭列位六卿翔直名呼之英宗復辟李賢坐  
事黜補外任翔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

上進退大臣時，召翔便殿面質可否呼翔老王而不名天順間曹欽反夜執李賢傷其首血流被面賢奔翔所求救賊并執翔，厲聲曰朝廷何負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賢乃得免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有八上老翔難其代也 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恭仲孫以歷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毋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直可千金翔固辭不得則綴珠衣領間居數

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詔營第於益山有司承媚  
多列屋若于翔曰非詔旨也悉折去成化三年疾甚  
于告方輿疾出闕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  
肅翔為吏部繼者李秉皆好用北人而南人不喜之  
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於吏部秉僅一年去北人  
紛然訖南黨內閣用崔恭而南人又不喜恭亦數月  
去繼者姚夔五年為吏部北人為之語曰斬却姚  
夔頭去祭姚夔墓



李秉曹州人少孤好學宣德中領鄉薦第一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兇豪為豪誣搆下獄事白秉名遂著取都察院理刑且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為經歷以備賢首領丁艱服除改戶部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鹵累寇邊耕地荒蕪秉請白金三萬西市牛山東河南給俵播種秋成大稔取償於民以樂業邊餉亦足總兵楊能紀廣不任秉疏糾之能亦誣奏秉有旨取回別用言

官連章言東勅揚能未辨曲直遽以抵接之口改罷  
彈糾之臣遣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官即勘東視  
事如故東盡心邊政更得大體鹵牧近邊下廷議勦  
殺之東言邊墻外故鹵牧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肆  
功開釁不祥莫大焉鹵質我男婦求我與米朝議行  
東每大口予一石小口與五斗鹵欲盡求一石東皆  
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天順改元罷天下巡  
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餘人留用者四人東復得巡

撫應天初秉在宣府巡按宣府者御史張鵬秉有所  
責武臣以屬鵬訊鵬曰我豈屬吏邪執不與訊秉奏  
劾下鵬治鵬則治之曰非為李公奉詔書也至是鵬  
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南丹時錦衣門達封識  
梏奉遣千戶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謂鵬曰若於向  
日少敗李公能不少視我乎語未訖傳呼至見瑄鵬  
哭不能起為之脫梏鵬瑄曰門錦衣遣千戶封押甚  
嚴脫且罪秉曰在我解帶貽鵬瑄長跪為千戶請自

是兩人所過士大夫皆以秉故厚禮之人以此多秉  
未幾召還以李賢薦復巡撫大同大同總兵自石彪  
誣奏都御史年富以來聲勢恣橫秉行事勁正諸將  
皆不便之會守備天城奉御例久病秉請代以長隨  
副 上怒秉專擅下錦衣獄門達復掖秉舊事附會  
成獄秉當贖徒罷為民天順六年復起南都御史成  
化元年邊關多事復巡撫宣大總督遼東時建州首  
董山累犯遼東秉至會其入海州秉分調諸將居險

要獨領指揮傳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鳳凰山皆失  
期秉孤軍遇鹵山西南鹵據山阜我軍失勢指揮徐  
英敗奔秉燧後欲斬之英曰願死陣奔呼前衆軍一  
鼓而登遂破鹵明年還京鹵復至復命秉總督興武  
靖侯趙輔往征都指揮鄧佐為先鋒殺敗鹵衆副將  
逗留不前賊圍佐，領親兵五千辰至百皆戰死佐  
手馘數賊自刎而斃秉具太牢祭佐墓奏陞佐子治  
副將軍邊人快馬遂體量建州地勢五路進擣七日

燒其房屋發其積聚班師還賜麒麟服勞斗酒加太子少保而先是吏部尚書王翱卒廷推上上命待秉選更以聞至是轉吏部尚書是為成化三年秉念受簡知急於進賢擢用奏擬如恐後時願其為人寬裕有容中懷無隱而一意守法至於過當侍讀彭華者大學士彭時從弟有所囑其群從彥寅秉立黜之有中貴人欲用其鄉人為美官秉既不聽更使外補秉念天下庶官所以厲民取財皆緣為監生時久次

樛兀至於貧乏及仕而貧婪則債為之階乃做古身  
言書判之科四無一有者給冠帶還家錄是內外構  
怨秉初為尚書時左侍郎崔恭以次當得心頗不平  
而右侍郎尹旻常學於秉，皆屈意下之有所商論  
多所聽從外人遂言吏部權盡歸西侍郎矣秉自是  
不聽兩人兩人亦遂不誠於秉且時，外露秉短給  
事中蕭彥莊險而附勢與大理寺卿王槩同郡有連  
槩亦幾秉去代其位謂彥莊幸公有二子治郡縣無

狀不自黜免乃糾他人彥莊遂私列其同官二人合  
疏劾秉下法司議上以秉負任使革職致仕當秉  
被劾天下舉子方會試禮部投卷奮罵曰李公天下  
正人奸邪誣之李公若罪我革額不試以贖之及見  
上薄責秉少罷秉行官屬餞送有重泣者秉慷慨登  
車去時論高之秉去彭時內不自安稱病不出侍讀  
尹直請於高輅急以崔恭補秉缺以慰北人之心而  
恭遂為尚書居鄉與河州王竑並人望所屬竑高自



標峻而秉謙和接物出入閭巷奕坐無忤竝聞之曰  
不恭哉事執中堂大臣與市井小人游戲秉曰所  
謂大臣者豈長為之立朝居鄉事固自異何至以官  
驕褻秉心直道險易一節屢遭謗退角巾野服如長  
放然國家有事朝召夕至侍講陳音薦秉侃公忠  
忘身殉國竟畱中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侯璉澤州人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為行人使雲  
貴諸省定土帥之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章敬使交

趾抵關，門甚低隘，先驅者為偃度之，蓋夷欲逆折我故璉，不可曰此中國謂狗竇夷出入當豈敢以奪使人請逆交趾人為折關，乃入使畢，遽兵部主事進，即中尋從靖遠伯討麓川，多所裨畫，賊攻大垓州，璉往援，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遂乘勝下石甸等十餘寨，繇高黎貢山晝夜行，與大軍合麓川，平進禮部右侍郎出鎮雲南，會再討麓川，餘黨璉引兵繇干崖南，襲思機發所居，獲其妻子及輜重萬計，遷左侍郎母。

喪歸塋促還鎮改兵部左侍郎思機發竄於孟養詔  
索之璉與都督張軌分兵抵金沙江造舟渡奪賊寨  
營烏賊驚鳥獸散窮追至孟糯海子計入境重而思  
機發終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凱苗叛攻圍新添諸  
衛道梗食且盡璉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普  
定射賊大破之迨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里甕城  
羊腸楊老金溪諸苗於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獨恣  
解岑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捷上遷兵部尚書又進

克安莊西堡諸苗雨中瘴癘卒於師

羅亨信廣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糧五十餘

萬石調吏科右給事中適註誤連坐謫交趾胥吏九

載洪熙元年用張瑛薦起監察御史往通州察倉庫

弊巡按真定等府清軍治鈔所至有聲譽有言亨信

堪任方面者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備

邊正統元年與都督趙安率洮岷等衛兵巡邊遇酋

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阻撓不行亨信至

其營斥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  
兵為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即上章劾  
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 上為責貴斬敬以徇

自是將士股栗用命兵出輒獲迨西以寧先是父喪

請守制 上以邊務奪情至是得請歸塋往返皆賜

楮幣奉勅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給贍軍餉興利

除害為久要計每歲初秋回京議事條奏汰冗官省

虛費積遺儲禁私役請修各衛土城以絕鹵覘伺又  
言鹵也先專係蒙端圖為入寇至豫於北直要害增  
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遂有土木  
之變十三年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  
丁取一為兵又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  
奏言北鹵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鹵薄若如所議  
是絕其衣食而偏其跳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  
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是速之亂耳從之十四年

秋轉左副都御史會也先入寇所至州縣文武官皆遁人心洶，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趨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道亨信不可伏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老穉懽呼曰吾屬生矣日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鹵知有備不敢攻景泰元年以年踰七十上章致仕會報官者喜寧偕鹵詣城下議和寇遣驍將楊俊設計擒之鹵患乃息

上賜璽書有為國除患之褒乞骸骨不俞所請是秋  
回京陛見辭益力因免冠頓首 上見其着兪鑿處  
顛髮皆盡乃許焉致仕八年辛年八十有一

程信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初釋褐楊文定見而奇  
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  
之器也授吏科給事中己巳 英宗北征疏諫不聽  
景帝即位劾兵將扈從失律者之罪薦起大理卿薛  
瑄等數人也先犯京城信上五事有禪戰守詔即日



行之時都督孫鏜禦鹵失利欲領餘軍入城信曰不可朝廷舉國兵而授之鏜今小失利趣之使戰則鏜必効死納之則鹵勢益張人心益危非計詔遂勿納鏜以死拒之鹵引去英宗居南宮天象示變信上中興固本十事及覆數十言懇請隆孝友之寔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遷山東右叅政總餉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請監守盜倉糧石以上者罪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信鈎考之信曰使彼真盜雖

斗殺之不恤今故為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立  
取新斛碎之 英宗復辟進太僕寺卿時馬政久廢  
三營大將石亨等疏言太僕急徵諸衛馬不便請以  
馬隸兵部信言太僕職專馬政而 高皇帝有旨馬  
政不許人知今改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  
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兵部  
懼以為言 詔歸太僕進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守將  
海寧伯董興聯姻曹氏信一切裁之以法已卯春朝

廷聞建州夷董山潛結朝鮮命信察之信使自在州  
知州佟成偽以他事廡其境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  
大夫中樞密院使制書還報信具以聞請乘其未發  
急遣使詰問可伐其謀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  
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  
各上表貢馬謝罪後為寇深所論調南京太僕寺少  
卿尋召為刑部侍郎取大明律析其條目為律學指  
掌一編隨以自益成化初起復兵部右侍郎丁亥貴

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諸縣 上用  
廷議拜信兵部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  
貴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分軍為四躬督一軍入金  
鵝池而分四川軍繇戎縣貴州軍繇芒部雲南軍繇  
普市入授以方畧期會大壩兵至李于閑渡船舖賊  
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稍  
却攀崖而上順風縱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  
大壩貴州軍已躋其後雲南四川軍已攻其左右賊

敗連破二十餘寨賊走天井水磨二洞；幽暗不可入寨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更撲滅九姓土獠之附賊者都掌悉平復請移瀘州衛于渡船舖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壩為太平州立長官司以轄屬夷師還進無大理卿北鹵竊據河套歲為西患大臣請興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搜勦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

道而揚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信曰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闕陝連歲受兵今此舉勝形未見而先自困非謀之善者也乃以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信掌兩京兵及征伐俱有成績征川貴時詔便互行事信自受服至凱還不殺一人不爵一人同事者以為言信曰刑賞人主之大柄假以便互懼闔外事不集也今幸事集而入竊弄之非人臣設所敢出信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

先別小人君子嘗慕宋張詠之為人誦詠之言曰願  
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為真丈夫語  
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子敏政官至禮部侍郎以文  
學稱

石匱書王忠肅以下五人俱以經濟大才別歷中外  
輒著聲績其其疇所謂有為有守者乎然非款朴  
忠光明磊落者余無取焉彭惠安之贊忠肅也曰惟  
公淡然無欲不識姬姜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

惑於公見之嗟乎無欲可以為王佐忠肅其勿可及也已

又曰書生不諳武事自是文人通病余觀先朝碩輔一當倉卒無不知兵經畫犁然應手而集與後世之談虎色變望鶴先奔者不其逕庭甚哉嗟乎樽俎干戈試之輒效古之人與古之人也